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### 第三回 餘香閣初點滿堂紅 章秋谷重過談瀛里

卻說金月蘭重提舊事，揮淚不已。秋谷勸了一回，又問他道：「你現在既到蘇州，生意又不能做，總要想個法子才好，難道住在客棧一輩子不成？」月蘭乘勢說道：「現在我是一個落難的人，還有什麼一定的主意？我的意思，只要揀一個中意的客人暫時同住，叫他認了我的開銷，或者竟嫁了他。那從前的事，也是一時之錯，追悔也追悔不來了。」說著眼圈兒又一紅。秋谷見了，甚是可憐著他，便道：「你的主意雖好，只是急切之間，那裡就尋得出什麼中意的客人，這不又是一件難事麼？」月蘭見他假做不知，絕不兜搭，心中暗暗著急，便把坐的椅子往前挪了一挪，挨著秋谷，低聲說道：「我們既是認得一場，今日又恰好在此相遇，你總要替我打算打算，難不成你看著我落薄在此地麼？」秋谷道：「你這樣一個人，落薄是萬萬不會的，但請放心就是。你現在的意思，不過是要人認你的開銷，那倒不妨。真到分不過去的時候，我自然要同你想法。只是你要揀一個中意客人，是個難題目。我又不是你的肚子裡蛔蟲，我可知你中意的是什麼人呢？」月蘭更加著急，皺了眉頭，把秋谷的手緊緊拉住道：「你同我認得也不是一天了，我的脾氣你也不是不曉得，雖然沒有什麼交情，我到了這個時候，你還要裝著糊塗來取笑我麼？」

秋谷是個聰明絕頂的人，又是粉陣花叢的老手，那有不領會他的意思？只為金月蘭是個豪奢放蕩的大名家，與四大金剛不相上下，你想他在黃中堂家尚且逃了出來，別人可是供給他得起的？所以心裡徘徊，不肯爽爽快快的答應。此刻見金月蘭發了急，方才說道：「你的意思，我豈有不知？只是我卻也有我的心事。我們現在是要好的，萬一將來一言不合，翻轉面來，何苦為好成仇，弄到一場沒趣？況且我的情形，你是向來知道的，不過是一個外場。你是中堂府裡出來的人，怎能弄得到一塊兒？你到自己仔細想想，不要一下子鬧冒失了，收不回來。我看還是圖個暫時的好。」

月蘭聽了秋谷一番說話，真個被他刺入心脾，無從分說，長歎一聲道：「你的說話原也難怪。我如今若要賭神罰咒的分解，料想也是不相信的，我也勉強不來，只好日後見我的心罷了。只是可憐我金月蘭，當初時節，何等鋒芒，差不多有點錢的客人，花了無數銀錢，休想近著我的身體。不料我一時錯了主意，自己在黃家走了出來，到了今日之下，就像做夢一般。我便自家遷就，別人也還有許多推托，今世那得還有出頭，不如就……」月蘭說到這裡，良心發現，心上一酸，早嗚嗚咽咽的，那眼淚就如斷線珍珠一般落了下來，點點滴滴的，秋谷手上也沾了幾點。

秋谷見他如此，心中老大不忍，連忙佯著她粉面道：「你不要這等傷心，我答應就是了。」月蘭趁勢把纖腰一扭，和身倒在秋谷懷中，含著一包眼淚，欲言不語的道：「我命苦到這般田地，你還這樣硬著心腸，怎的叫人不心上難過呢？」說著，又低頭拭淚。那神情態度，猶如雨打桃花，風吹楊柳。正是：

三眠初起，春融楚國之腰；半面慵妝，香委甄家之髻。

那一陣陣的粉香蘭氣，更熏得人色授魂飛。秋谷見了，好生憐惜，無限關情。

心中想道：這樣的上門生意，落得順水推船，且圖現在的風流，莫管將來的牽惹，難道我章秋谷這樣一個人，就會上了他的當麼？當下取出一塊絲巾，為他拭乾眼淚，又密密切切的勸慰了一番。此夜橋填烏鵲，春泛靈槎，玉漏三更，雙星照影。楊柳懷中之玉，春意溫存；胭脂頰上之痕，梨渦熨貼。真個是：

但教神女銷魂夜，便是檀奴得意時。

且說秋谷一連三日不出棧門，花、許二家也來請過幾次，秋谷雖隨口答應，卻只是不去。到得卻情不過，勉強也去了兩次。只天天與金月蘭坐坐馬車，吃吃大菜，有時去丹桂看戲，也只好到點多鐘，便被金月蘭拉著回來。

如此又是月餘，秋谷動了思親之念，對月蘭說知，要回常熟。月蘭要跟著到常熟去。秋谷不允，叫月蘭先去上海等他。月蘭那裡肯依，道：「我現在打定主意，沒有第二個念頭。你到那裡，我跟你到那裡，好好歹歹要同在一起，總然吃苦，也是情願的。」秋谷被他纏死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權時答應。僱了一隻二號快船，搬下行李，算清棧帳，明日想要動身，卻心中想道：我在青陽地住了多時，不曾出什麼名，明日既要回去，定要花幾個錢開一個大大的名氣，方不枉到此一場。必須如此如此，方才妥當。主意已定，便取出表來一看，恰才三點一刻，也不與月蘭說知，立起身來，出了佛照樓，一直到餘香閣來。

上了樓一看，只見坐得滿滿的。堂信見了秋谷，趕緊走過來招呼，引到台前，好容易在頭排排了一張椅子，請秋谷坐下，泡好了茶。秋谷舉目看時，花雲香、許寶琴二人都尚未到，台上只有餘人，暗想：今天已經不早，如何他二人還不見來？

一面轉念，堂信早送上點戲牌來。秋谷便問堂信道：「今日為何人少？」堂信陪笑道：「現在日長了，要到五點餘鐘方住，所以有些好的還沒有來，若來齊，也有二餘人。」秋谷打量台上的椅位，正面張，兩旁每面八張，一共二六把椅子，就對堂信道：「你們這裡台上通共二六張椅子，我要照著椅子的人數，點一個滿堂紅。你快去叫人，不要遲誤。」堂信聽了，屁滾尿流，諾諾連聲的連忙走到櫃上帳台說了，立刻叫人到各處書寓去催。

果然歇不多時，那些信人陸續的來了，許寶琴也隨後而來，只有花雲香來得最遲。秋谷看他精神慘淡，寶髻惺忪，脂粉不施，蛾眉半蹙，那一種低低宛轉的神情，明露著分幽怨。秋谷想：他那天臨走之時本是滿心醋意，後來一連半月不到他家走動，只聽娘姨來請時說他有病，我則以為是他們請客的一句口頭說話，今日看他這付神氣，又像真有病的一般。一頭思想，一面打量台上的信人，竟有一半認得的。

堂信早捧著筆硯粉牌在旁伺候，秋谷吩咐道：「許寶琴、花雲香每人兩齣，其餘一概每人兩齣，你隨便配搭去寫罷。」堂信答應了下去，自去料理。

不多時，台上早掛出幾面牌來。秋谷看時，只見一半都是京戲，也有幾支小調，一半便是梆子、昆腔。那班台上信人聽得有點滿堂紅的客人，未免眾人的視線都聚在秋谷一人身上，大家脈脈含情。跟來的娘姨、大姐，早各人拿著銀水煙袋，爭先恐後的走下台來裝煙應酬。有老有少，有村有俏，登時把一個章秋谷團團圍住，就像一座肉屏風一般。秋谷面前一張台上的銀水煙筒，排得滿台都是。秋谷左顧右盼，如入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，不覺滿心大樂。忙亂了一會，眾人方才散去。台上花、許二人，已經唱了幾折，接著別人唱下去。

秋谷此番原不過要鬧個名頭，並不是有心聽曲，見花、許二人唱過，就在身旁摸出一卷鈔票來，點點數目，叫堂信過來交代道：「一共七塊錢的鈔票，內中六塊是點戲的錢，至於桌子的錢，今天並沒有照會你們預定檯子，你們也沒有地方，多的兩塊錢，就算賞了你罷。」堂信連聲稱謝，接了自去分派。

秋谷整頓衣服，要待立起走時，娘姨人等又早一哄而來，擁住秋谷，七張八嘴的要秋谷去坐坐。秋谷道：「我今日還有別事，一家也不能來，明日兩點鐘時，叫你們先生早些梳頭，我放馬車到門口來接，請你們多兜兩個圈子何如？」眾人還不肯放，你拉我扯的。秋谷灑脫眾人的手，頭也不回，一直走下樓來，也不回棧，逕到談瀛里花家來。

雲香尚未回來，只有他的妹子花彩雲在家，見秋谷進來，忙起身笑道：「阿呀！貴人勿踏踐地，倪搭長遠勿來哉，阿姊牽記得來！請寬仔馬褂坐歇，對勿住，阿姊就要轉格。」自己走過來替秋谷脫了馬褂，掛上衣架，推他坐下。秋谷問道：「我才看見雲香瘦了許多，頭也不梳，好像有了病的樣子。既然有病，為什麼又要出去冒風？」彩雲道：「格兩日倪阿姊本來勿出來格呀，難末剛剛困好，書場浪來叫哉，說耐二少點子戲下來哉。耐二少爺面子，是勿能勿去格。」秋谷笑道：「言重之至，我早知雲香有病，我決不來多事的。」

正說不了，早聽樓梯上一陣腳聲，雲香掀著軟簾走了進來，口中喘個不住，一屁股就坐在門口一張椅子上，面色也不很好看。

停了約有一杯茶的時候，方才漸漸的住了喘，回過面色來，向秋谷瞪了一眼，道：「謝謝耐格好作成，倪今朝頭裡向正有點發熱，困也困哉，勿覘張耐來起花樣，阿要詫異。」秋谷走到雲香的面前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千不是，萬不是，總是我的不是。但是你既然發熱，何苦一定要出來？只要打發人招呼一聲就是了，難道我好怪了你麼？」雲香冷笑一聲道：「阿唷！耐章二少爺來叫，阿敢勿去！倪無啥錯處末，還要想扳倪個差頭，禁得倪再要回報仔勿來，是人也殺得脫個哉！」秋谷道：「好奇怪！我何曾扳過你的錯處，你倒要說個明白。」雲香道：「請仔耐□幾球，耐定規勿來，還說勸扳差頭！」秋谷道：「我另有應酬，分不開身，並不是怪你不來，難道這就算扳了你的錯處麼？」雲香扳著面孔道：「自然噲，幾年格老相好哉，阿肯勿應酬俚，慣脫仔到倪搭來格。」

把章秋谷說得無言可答。又見他嬌嗔滿面，情不自禁，自己捫心想想，實在有些對不起他，只得陪著小心懇懇相勸。又道：「你的病不打緊，只要多吃白糖，包管立時就好。」雲香詫異道：「咦來瞎三話四哉，阿有啥人生仔病，吃點白糖就會好格？」

秋谷忍笑道：「你豈不知糖能解醋？你的毛病不是醋上來的麼？」說得雲香又覺好笑，又覺好氣，把手狠狠的在秋谷身上一推，道：「阿要熱昏，啥人來理耐嘎！」秋谷也哈哈的笑了，當夜不表。

且說秋谷明日起來，便到許寶琴家去了一趟，又將各處局帳開銷清楚，便回佛照樓來。見了月蘭，問他昨夜住在什麼地方，秋谷依實回答，月蘭默然不語。秋谷覺得月蘭也有幾分醋意，便將別話打岔開了，隨向月蘭道：「今日一准要下船的，你先到船上招呼行李，我還到朋友人家走走，再下船來。」月蘭依言，把隨身的衣服鋪蓋叫娘姨收拾好了，發下船去，自己隨後下船。

秋谷見月蘭去了，忙忙的到甘棠橋邊，叫一個素日相識的馬夫名叫歪毛阿桂的，叫他代叫□四輛橡皮馬車，立刻等著要兜圈子。阿桂呆了一呆，問：「要這許多馬車何用？」秋谷道：「你不要多管閒事，快去叫來。」阿桂果然飛奔去了。不到一點鐘時候，馬車都已僱齊，齊齊整整停在甘棠橋下。秋谷便揀一部最新的橡皮車，兩個馬夫都穿著玄色絲絨水鑽鑲嵌的號衣，自己坐下，招呼那一眾馬夫跟著，先到如意堂去接陸韻仙、王二寶、金小寶，又到翠鳳堂接小林黛玉、陳巧林等，許寶琴、花雲香家是不必說，自然一定在內的了。原來秋谷安心鬧標勁，所以把昨日在餘香閣的所有信人通通叫到，要做一個大跑馬車的勝會。正是：

潘郎年少，香留陌上之塵；蘇小風流，春壓鞭絲之影。

後來究竟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